花木蘭

吳曙天編著

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

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

花木蘭

（一）

晚鳥一陣陣地歸去了，夜幕漸漸地展開。院子裏的梨花，婷婷的立在東牆角上，放出醉人的香味，牠的花瓣潔白得像一個少女的笑靨，性情却似乎有些驕傲呢。

一灣水晶似的皎月，走到青宮，牆外吹來一陣秋風，吹得那幽靜的海棠，也搖着頭，臉色發白了。老柳樹披着一件淡青的衣立在池邊，臨風輕舞，拂着水面，在那裏遊戲。

池邊的青草地上，蟋蟀在那裏跳躍，有時怕懼的伏在草裏，

唧唧的喚了幾聲。

這樣一個初秋的晚上，木蘭正在勤快的織布，有時線斷了，拿着梭在油燈下繞線，心裏却倦得很了，好像有一塊石頭壓在心上似的，說不出是怎樣的難受。懶懶的伏在織機上，靜寂了好久。窗外又起了一陣風，蟲聲唧唧的更喚得利害了。木蘭動了心愁，長嘆了一聲。

想起父母都年老了，還沒一個大兒子，自己沒有哥哥，只有一個弱小的弟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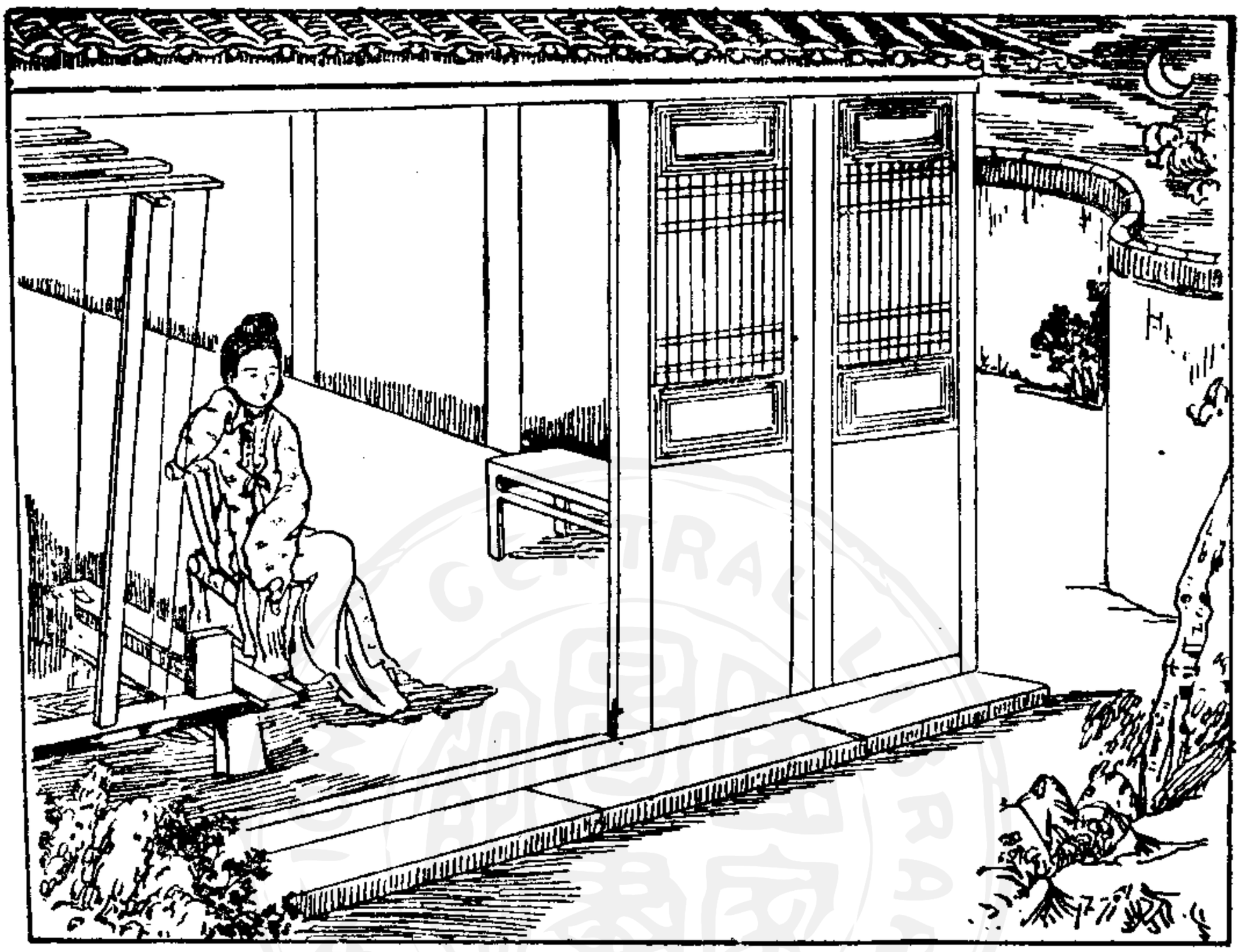
母親是滿臉的縐紋，眼睛也遲鈍了，看不見紉針做活了，手脚都萎頓着，做活的事，倒還有姊姊幫個忙；姊姊很伶俐，做衣衫，做菜蔬，都做得很好，母親安心，可以不要多勞動了。

然而父親呢，他的鬚髮全灰白了，由這一點就可看出他是如何的勞碌，如何的老了。他是一個軍人，每天的起居飲食，倒是按步就班的，所以身體還健旺，但是一到打仗的年頭，他那身子怎樣受得住呢？

想着，想着，木蘭的眼睛模糊着了，熱淚漣漣的滾下來。打仗本來只要兵額不缺，父親老了，兒子可以去代替的，但是想到自己的父親雖然老了，然而沒有大兒子，誰去代替他呢？

聽說昨天可汗大點兵，軍書十二卷，每卷上都有父親的名字。這樣看來，父親是無論如何也得去打仗了，他雖然年老了，也逃不過這個關節，軍令是什麼人也不能反抗的，反抗軍令，就犯罪了，非斬頭不行呀！

國家圖書館
00257325



木蘭倚着布機望着窗外的皎月

木蘭倚着布機，望着窗外的皎月，悲愁深深的掀動了，一聽見蟲子唧唧的叫着，心裏就一陣難受的流淚。

在幻想中展開了一幅戰爭的圖畫，在眼前展開了一個血跡淋淋的沙場，看見白髮的爸爸舉着刀，背着箭，騎着馬衝鋒過去，馬撲到

了，爸爸跌倒了，滿臉是血，手脚在那裏掙扎，還沒爬起來時，敵人跑來把他生擒去了，敵人拿刀鎗在他身上截着，鮮血像泉水一般的湧着，爸爸是昏然死在地上了。……

木蘭不忍再幻想了，渾身顫抖起來，心裏却有股生命之力，在脚裏活跳了，自言自語的說：

「爸爸一定不能去，還是我扮一個男子，去替爸爸吧！」這樣決定了，木蘭又將機上的布一齊織完了，她伸了一個嬾腰，笑哂哂地睡在牀上了。身心都困憊的她，不久就熟睡了。

月兒照着一池水，像明鏡一般，秋風又瘋狂的吹了，梨花抖索的掉下來了。蟲聲仍是唧唧的哀鳴。

木蘭睡得很甜蜜，頭髮披在牀頭，安靜得像一湖春水，潔白

的臉上，有着純潔的笑靨。月兒偷偷地進來吻着她的臉。

（二）

熱血一般的紅日，映着清碧的池水，無際的長空，浮着白雪似的彩雲。深藏在柳樹中的小鳥，蘇醒似的在唱喚了。

木蘭在甜美的夢境中，聽見早晨的呼喚，也蘇醒了，睜開秀媚的眼睛，望着粉紅的窗紙，印着秋柳的影子，橙黃的陽光射着織布的機上。

布是織好了，還沒有拿下來，那塊雪青的布繞在機柱上，看起來好像一捲畫似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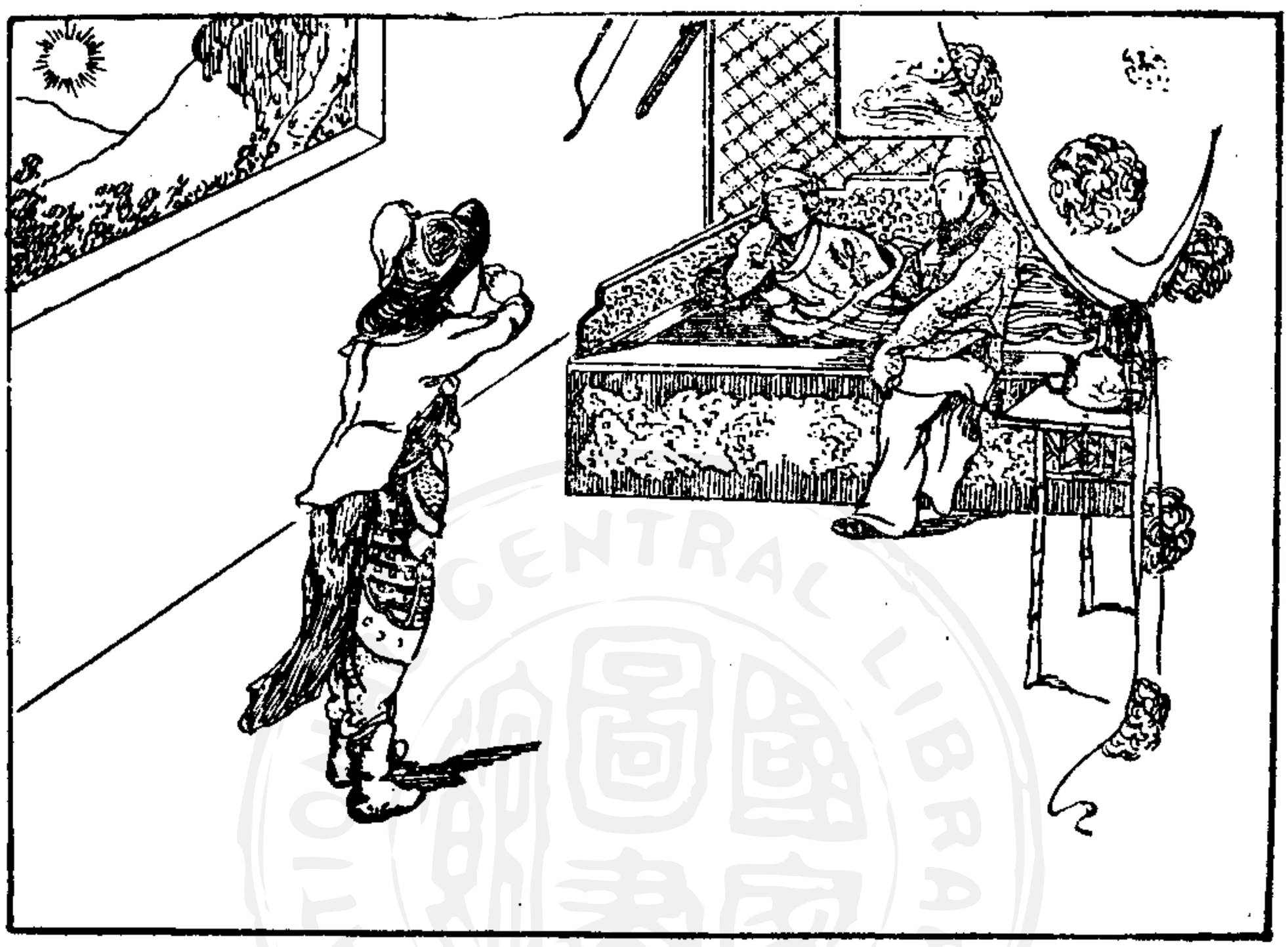
靜悄悄的屋裏，什麼都不能使木蘭刺激，只感到安閑美妙的

溫存，若不是想起戰爭的苦惱，就是沉醉在這溫柔的被窩裏，把這個清快的早晨消磨着，那也許算不得什麽吧。

但是木蘭的腦裏，現着的是龍鍾老態的父親，就要殺到戰場上去的父親，這個印象給她深深的一刺，她便匆忙的起來了。

在鏡前把頭髮結了一根辮，盤繞在頭上，試看着像不像個男子，偷偷的把父親的盔甲，拿到自己房中，一件件的打份在自己的身上，只是靴子嫌大了一點，把一捲棉花塞在裏面，就穿了正合式了。

木蘭平日是穿輕飄的布衣，裏着肌肉的也是柔軟的布，渾身總是柔軟的，可以自由的活動着。現在可不然了，盔甲都是鋼鐵做的，又重又硬，穿在身上，好像上了夾板一樣，走不動路了。



呀安早爸爸媽媽

她在房裏挺着身子，來回的踱着，試驗多時，才習慣了一點。

她欣然的立在鏡前又照了一照，便趕着走到父母的房來，說：

「媽媽，爸爸，早安呀！」

她的父母，剛剛在那裏起床，看見進來一個年青的軍人，嚇了一跳，睜

着老眼望定，却是木蘭打扮的。媽媽歡喜的說：

「我有這樣一個兒子就好了。……」

爸爸却嘆了一口氣「一句話也沒有。」

這時木蘭心裏又刺痛了，含淚說：

「媽媽，爸爸，我現在不是你們的女兒了，請當做兒子看待吧！」

說得媽媽爸爸好生奇怪了，爸爸嘆着說：

「女兒究竟是女兒啦，只能做女工，身體是驕養慣了的，拿不動鎗，舉不動箭，怎樣可以去當兵呢？……」

木蘭聽了爸爸的話，覺得他把女子看得太廢物了，心裏的力量，却更加强烈了，她說：

「爸爸！女兒在家，只會做做女工，但是到了戰場上也會打仗呢！什麼都是習慣養成的，在家門口看家的狗，雖然不會打獵，但是跟着打獵去，也許就學會了打獵。最壞的是老不可破的眼光，支配了人生呀！……」

媽媽坐在椅上，看着打扮男裝的女兒，又愛又疼，覺得女兒的話，句句都對的，只是點着頭。

爸爸聽了女兒的話，心裏也有些佩服，睜着老眼，望着女兒說：

「你的話是不錯的，可是我的女兒，斷不能去打仗的，到了戰場會嚇死的！我沒有大兒子也就罷了，難道女兒也不留着了嗎？……」他說着把那滿白的頭搖了幾搖，老眼裏淌了幾滴淚！

木蘭走到床前，扶着爸爸的手，安慰着說：

「爸爸，你年紀太老了，怎樣可以去打仗呢？我雖然是女子，穿起男裝來，人們也許認不出我是女子吧，就是認出來，也算不得什麼，我是替爸爸去打仗的。」

「不是那樣說，軍中是很苦的呀！起早睡晚，爬山趕路，上陣打仗，都不容易，那種苦楚，只有我當過兵的人才知道。你是個女孩子，怎樣能够去呢？還是我去拚一個老命吧！……」

爸爸說着挺着身子起來了。木蘭眼前一陣黑，又閃出昨晚的幻想來了，心裏更酸痛了，說：

「爸爸如果去打仗，先將我打死吧！……我不能着着年老的爸爸去拚命呀！……」

媽媽聽了女兒的悲哀的哭聲，心裏也酸痛了，也哭起來了。爸爸嘆着氣，在房裏來回的踱着，老眼裏也淌着淚！小弟弟看見他們哭，他也兀自流淚。

這時木蘭的姊姊，從廚房裏端着早飯進來，一看這種情形，心裏糊塗了，不知是怎樣一件事。

倒是木蘭抹着眼睛，走到姊姊面前，拉着姊姊的手說：

「姊姊，我打算替爸爸去打仗了，家裏的諸事，都請你照應吧！……」

姊姊看木蘭穿的一身雪亮的盔甲，又聽了她的話，這才明白，妹妹打扮男裝是爲了去打仗。

姊姊心裏也酸痛了，拉着妹妹說：

「爸爸年老了，還是我去頂替吧？……你太年青了。」姊姊又羞又愧的說：

木蘭那裏肯聽，她想自己犧牲了不要緊，有姊姊照應着父母和小弟弟。若是姊姊打仗打死了，那才真苦呢，慢說父母受不了，那時我也要撞死了。說：

「我決定去了，誰也不能替我去！」

媽媽，爸爸，姊姊的話，都不能使意志堅絕的木蘭，回心轉意了。大家都看出來了，只好咬緊牙齒答應她了。

木蘭聽說答應了，便欣然的跑來跑去，預備去行軍的事了，心裏一點不覺得可怕，勇氣更增加了。

爸爸在軍中年數不少了，行軍用的一切東西，都有些老舊

了。媽媽主張換一換新鮮的，第一次出門討一個吉利。

正在興頭上的木蘭，心裏一切都感着新鮮，就依了媽媽的話，從東街上去買了一匹駿馬，從西街買了一個馬鞍子，又買了馬轡頭，又買了一根馬鞭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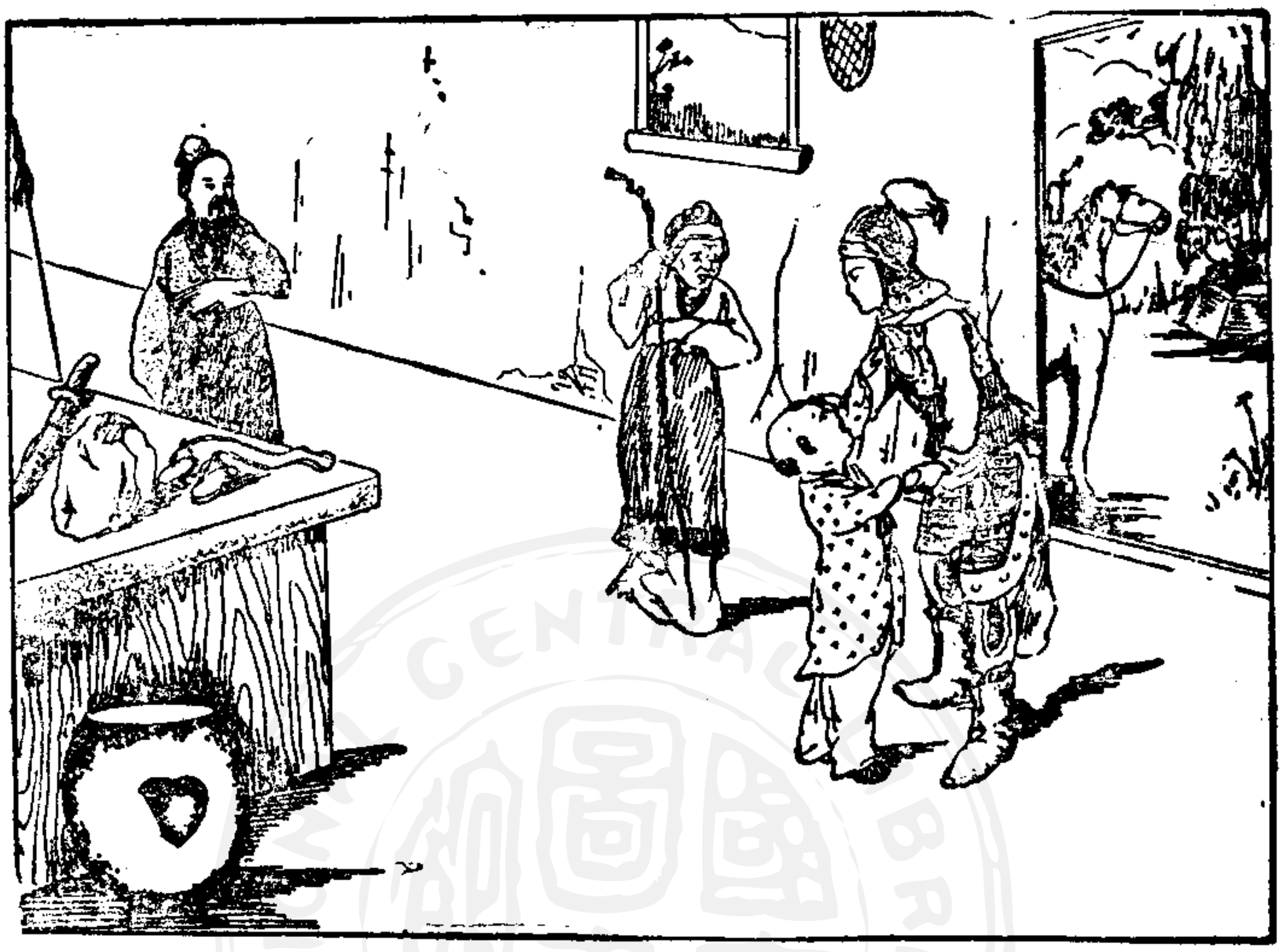
行軍用的一切，都預備好了，擺了滿屋子，小弟弟扭着過來，看着也有些眼熱，說：

「我去呀！我一定打死賊人！」

木蘭摸着他的頭說：

「再過幾年，你就可以去了。」

天色一點點的晚下來了，月兒在天空輪轉着，照着這將離別的一夥人，又羞怯的躲入雲裏去了。



了好備預都切一的用軍行

姊姊在廚下做了幾樣妹妹愛吃的菜，燙了一壺酒，端着出來說：

「大家坐下團圓團圓罷。」

媽媽、爸爸、姊姊、小弟弟、木蘭，大家圍桌坐了，姊姊讓着妹妹吃酒吃菜，小弟弟也欣然爬在櫈上，給姊姊倒酒。

在這當兒，媽媽苦笑

的說：

「蘭兒，你在外面諸事要謹愼！你是一個女兒家，在那一些粗魯的兵隊裏，總要留心呀！」

「媽媽！孩兒當心就是。」木蘭答應着，心裏一陣悲酸，想到此去不知那年回來，回來時家中又不知怎樣情形了。

姊姊看出妹妹的哀情了，舉着杯子說：

「祝你得一個錦標歸來！……」

爸爸在一旁冷靜而又憂鬱的，微笑着說：

「在戰爭的時候，最怕氣餒！看見敵人，不必怕，只要勇往直前，那才殺了敵人，這也是經驗之談。我常在戰場上看見衝鋒的人不死，愈是在後面的人，却愈死的多。因爲箭過來，一定是

飛得很遠的，飛不遠的箭，力量就差了，射在身上，也不致受大傷！」

木蘭聽了有道理，牢記在心裏，勇氣更增加了。

月亮從雲裏鑽出來，好像一個穿潔白衣裳的女子，抖索着精神，征服了大地一切。

這時各人懷着一顆雄壯的心，悲愴的心離開座位了。

（三）

天上籠罩着輕霧，徐緩的雲流，在四處蔓延着，對面的山頭上，留着一團濃密的烏雲，好像一點濃墨，塗在暗黑的空中。一陣潮濕的冷風吹來，笨重的門都喳喳有聲，並且落下一陣細雨。

木蘭望着這個沒精打彩的天際，覺得房裏一切都靜寂得很。她記起昨晚那個夢來，夢見自己在深沉而且幽暗山峽邊行走，山峽的左邊湧出蒼翠的山峯，波浪起伏不定，積雪層鋪，星辰在暗淡的空中爍閃，路旁有怒笑的石角，也有些小樹從雪裏伸出來的，却看不見一片落葉飛動。一邊走着聽見遠處有馬嘶的聲息。

在一條窄路走時，一聲槍從耳際飛過去了，而且那個彈丸好像落在不遠似的，只聽見後面嚷着殺！殺！殺！一陣劇烈的震動，自己就髣髴是一個他們的敵人似的。

那時自己有些發怒，驕傲地在身邊找武器，恰有一把短刀，閃着雪亮的寒光，狠狠的投過去了。脚下一不當心，却從覆雪的石頭邊滑下去，仆在谷裏了。

「去而長揭且而怕不點一馬着騎她

這樣一個夢境，髣髴自己已在開始戰爭了，覺得戰爭只不過我殺死你，你殺死我罷了。不必去怕懼敵人的刀，却要使敵人見了我害怕，一邊想着，熱血在周身沸騰着，恨不得這時就去擒着敵人。

她匆匆地整理着一切，含淚拜別了父母姊

弟，忍心的騎上馬了。她幼小時便學會騎馬，那時是看了爸爸騎馬，自己也常學着騎在馬背上，在院裏走走，所以她騎着馬，一點不怕，而且揚長而去了！

到了軍營，看見大家也預備好了，她報到以後，就參加在隊伍中了，跟着大家出發，一路向黃河前進。

幾千萬人，穿着雪光的盔甲，背上背着弓箭，手裏持矛，腰裏佩着短刀，一路上沉默又緊張向前進，只聽見馬的蹄聲得得的飛過。

昏暗的天色，烏鴉偶而飛過，咕咕的叫着。騎馬在沙土地上走過，隨即飛起灰煙。大家的眼睛都好像一隻山羊的那樣黑，都像老虎那樣閃着堅決的光，清朗地照澈人的靈魂。

在羣山聳峙，荒涼沒人煙的途中，心胸中時時湧着嚴肅，熱情。想起敵人，就憤怒的助長了力氣，把平時所有的溫和性情，全變得像蛇樣的性情了。

懷了這樣的心情，在懸崖絕壁之傍，一路前進，看不見人，只見樹中有猴子來往。暮色漸移動下來時，就到了遼闊的黃河邊了，水光悠悠，流出澈人心肝的聲音，蠻野的土人，從泥窰似的屋裏跑出來了，看見人馬萬千，全嚇得逃了。

在荒涼的黃河邊，大家搭起帳篷來，木蘭把身上的鐵甲略寬了些，把飛紅的臉抹抹汗，坐在地上休息着，馬拴在石頭上，牠飢餓的把嘴向地上擦着。木蘭才覺得肚子餓得漉漉的叫了。

吃了些糧食之後，就小心的在帳篷一邊臥下了，覺得渾身疲

憊不堪，但是望着黑暗而慘淡的黑夜，聽着喋喋不休的流水，腦裏就格外清醒了，想起家裏的父母，心裏不免寂寞，暗暗流淚了。

第二天一早木蘭隨着大衆又離開黃河了，他們向着黑水河前進了。一路上鴉雀無聲，颯颯的陰風吹在臉上，覺得天氣大變了似的。滿處亂石，平沙莽莽，確是到了兵氣連雲屯，白骨纏草根的處所了。

走着走着，天上飛雪了，風是吹得更緊了。辛苦的馬，仍是勇往的在沙石間飛奔，遠遠地有一兩聲的胡笳聲傳來，人馬更是趕緊的上前了。傍晚才到了黑水河頭，就在那裏宿了一宵。

這一晚，木蘭更睡不着，因爲敵人離着不遠，也許晚間要起

來應戰罷，也許敵人乘人衆睡了，在深夜中衝過來罷，這樣預想便不能睡了。一面想起明天要開始戰爭，也有些焦急。

担心的過了一宵，早上抖索着精神去應戰了；敵人的作戰真是勇猛呀。他們每次衝鋒，兵强馬高，刀鎗相接，時有殺傷。

每次打起仗來，天上的太陽也沒有光亮了，殺聲動天地，空氣也好像發抖似的。

無日無夜，無秋無冬，無春無夏，敵人來了，就衝鋒就戰，敵人走了，就追逐前去。有時也用奇謀異計，去刼敵人的營，盜敵人的糧食，斷他們的去路。

一年一年的戰下去，死的死了，傷的傷了，真是不計其數，

但是木蘭每次打仗總是勇猛直前決不退縮

也有身經百戰，仍舊不死的，但是木蘭每次打仗，總是勇猛直前、決不退縮。

木蘭曾告訴同陣兵士說：

「刀槍是不會傷那些勇敢的人們的。怕死的人，一定會死在刀槍底下。」

她又說：

「兵士應該死在戰場上。死在戰場上，比死在家裏好得多了！」

木蘭想想自己國家的土地，是尺寸都不能讓給敵人的。她隨着自家的兵士勇敢作戰，他們每次總把敵人打敗，殺了敵人的將官，奪了他們的城池，虜了他們的財寶。

（四）

木蘭在戰場上，不知不覺的過了十二年，如今是打勝仗回來了。一路上木蘭的臉上飛濺着玫瑰色的紅暈，一心想快快的到家，去看看父母，手勒着馬，拿起馬鞭狠狠在馬屁股上打着，馬揚頭飛奔起來了。

這時已是春天了，山色水聲都換上春衣了，木蘭和大隊一直向歸途走來，大家的眼裏都閃着喜悅之光。

軍營裏早已掛滿了燈彩，在歡迎這些壯士回來，可汗將軍也歡喜的預備下賞賜壯士的禮物了，而且要把他們的職位都升高了，贈以勳位。

木蘭去朝見可汗的時候，一心想回去看父母，對於什麼勳位，爵位全不放在心裏，所以可汗問他要什麼？木蘭却搖頭說：「一不用尚書郎，願借明駝千里足，送兒還故鄉。」

可汗即刻派人送她還家了。

家裏的父母姊弟，每天都在那裏記念着木蘭，盼望她打一個勝仗，快快地回來。一年一年一年的盼望着。忽然有一天聽說木

羅息休下坐快……呀兒說下坐她扶忙母父

蘭打了勝仗，凱旋的回來了，大家心裏說不出的快樂，父母都扶在門口去接她！姊姊也開心的，把新衣裳穿起來去接她，小弟弟已經大了，聽說姊姊打勝仗回來了，歡喜得眼裏都淚流了，到廚房裏拿起一把雪亮的菜刀，霍霍地在石頭上磨得很快，去殺豬羊，預備接待姊姊。一

家人眞是忙得不了。

木蘭到家了，看見父母健在，姊姊仍是那樣子，小弟弟長得和自己一樣的高大了，心裏又歡喜，又悲痛，不覺的心內一酸，流了幾滴淚。歡喜的是父母姊弟都健在，自己身經百戰，仍得生還。悲痛的是，離家十二年，沒有對父母稍盡子責，一年一年的使父母担心的紀念自己。

父母忙扶她坐下，說：

「兒呀！你這回來了，可不放你出去了，你在戰場十二年，辛苦了，快坐下休息罷。」

木蘭歡喜的那裏坐得住呢，她走到自己的房裏，脫了打仗的盔甲從箱子裏拿出幾件舊衣裳來換上，打開窗子看看，園裏的梨

樹長滿了綠葉子，玫瑰花放開笑靨，薔薇花也帶着笑渦，深深地躲在枝葉的背後。自己也回轉身來，在鏡前梳洗了一番，戴一朵花在鬢前，又完全換了女孩兒的裝束了。

送她來的伙伴，見她這樣打扮起來，個個都驚奇了，在打仗的時候，看她勇往直前，那種精神確是一個大丈夫模樣，怎麼是一個女子呢？同她在一齊有十二年的工夫，怎麼就認不出她是一個女子呢？大家暗暗的奇怪。

木蘭覺得他們驚奇的眼光，不禁好笑。想起在戰場的時候，自己確是很覺難過，睡覺的時候，不敢脫衣服，也不敢和他們睡在一處，看見他們睡在一堆，自己却常常孤零零的睡在一角。大便小便的時候，常偷偷地去解了，又時竟忍着不敢解，恐怕他們

認出來是女子，那就更不方便了。這樣的偷扮的男裝，沒有給他們認出來，總算是傲倖了！

她的伙伴想：

那一定是爲了打仗，大家都一心一意的打仗，頭上時常飛過銳利的箭，敵人像猛獸般的嘶喊，打倒的敵人，滿身上刺着長箭，像一個刺蝟似的在那裏打滾，我們的臉上都是陰鬱冷靜的，截死一個敵人，也換不出我們一點微笑，不要說是打扮男裝的木蘭，認不出來是個女子，就是一個眞的女子擺在面前，我們也許不當她是一個女子吧。那時我們的眼前，是恍惚的，也辨不出什麼是什麼，只知道要拚着命去砍死敵人罷了。

那些伙伴們想着很好笑。

那些伙伴們想着很好笑

木蘭却驕傲的走到父母的跟前來，將戰時的經過，一一的告訴着，說：

「有一次一個背葫蘆的敵人，爬過山谷來，在那裏取水，我正拿着長矛倚在那裏，他不知道，慢慢的走到我的身邊來了，我舉起矛一刺，正刺中了他的頭，被我們捉住了，關起來了。他很倔强，不

肯告訴我們什麼。有一個伙伴很利害，他說：

「你被我們捉來了，性命在我們手裏，你還敢掙扎嗎？你還不投降嗎？」

他搖着頭說：

「你們要肉有肉，你們要頭有頭，在我身上的，只管盡力取吧，除我身體以外的，你們什麼也取不到！……我的靈魂是不教我隨從你們的。」

那些伙伴裝着磨刀，動劍，要殺他，他一點也不動聲色。嚇了一陣，結果還是殺了！

媽媽聽她說的只眨眼睛，說：

「你們怎麼這樣狠呢？」

木蘭睜着圓大的眼睛說：

「那個時候，我要不凶，我的性命也許到了他手裏了，還有今天嗎？……我不打死他，他便要打死我了！……」

頭髮滿白的老爸爸，有精神的說：

「無論如何，你是出我意外的勇敢呀！」

木蘭眼前閃着火光，耳裏聽見一陣鼓角的聲音，好像自己仍舊像戰場上似的，她髣髴還是攘臂一呼，左右着雲集的英雄！

中華民國玖拾年貳月拾日購買

中國名人故事叢書

花木蘭（全一冊）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五版

中央日報資料室

分類號 857.6

著者號 1551

登記號 5189

國家圖書館
002573225